

首 兩 詩

一 千 零 一 夜

這是第一千個夜了

天上，有許多星星的歌聲

月光依舊照在青青的紅河谷，緩緩地

你說，讓一千個夜過去吧

一千個孤獨過去吧

窗外繁花陷得很深，星星們都快樂，你說

總有很多深鎖的劍眉或梧桐

落在紅河谷的春日，落在你千里的寂寞上

彷彿一樹苦情花，一隻飛入眼睛的

啄木鳥，而這是第一千個夜了

我聽見呵流螢走過你哀傷的平原

如劫後的春天

仙 江 臨

至於水仙你說是候鳥的水紋
我也相信，垂落的星霧我也相信，誰都知道
直布羅陀的背脊上，一對青鳥
飛過

一千次躍情，一千次所羅門的震落裏
有三千次是你的月升
我也相信

而洪水前相見多好
至少至少孤獨些暖和一些
我遠方的窗樓有一束黃昏的金雀花
可能憂鬱了些
到底不乏羞怯和纏綿
要是你仍然不信

半島上你坐看
臨江的仙鶴漸次飛去，落霞漸次飛去
最後——你的飛去，我也相信

西瓜

給妻

我們揮汗如期將西瓜採集，搬運

用那部分分期付款的小型貨車，堆置棚下

如許諾中不斷疊昇的金字塔

為厚葬一度希望

隨即沈寂的年輕的情愛

我們是不斷失水

健康持久的木乃伊

切碎後取汁，溫潤鮮紅

清涼的血漿來自夏季的河床沙地

上游，抽芽時節的雨水

還記得挫冰夏夜

沾著塩屑，皮膚上的，

溶化入口，那已熟透的清醒劑使我驚覺——

僅僅那刹那，我們

是源遠流長的

旅人的夜歌

今晚，又一位旅人歇宿在我心上了

疲憊的暮色中他卸下行囊

生起火，坐下來看著星星

並且唱起一支奇異的歌。那短短、重覆的曲調

像隻黑天鵝悄然飛落湖心

憇在水面，打著悠悠的圈子

安靜地騰起我夢囈的波紋

我渴望與他對話，想像他也是發光的形體

可以舉杯，遙遙與之斟酌一些滿溢的心情

啜飲小口的微醺——呵，只能小口、小口地

因為今晚的寂寞

釀自古遠的年代

然而——他說，雖然我們都是孤獨的——

這並不足以使我們相戀

（我們都是孤獨的。星子們群起附和著說）

不足以使他不再離去

我在生命

轉彎的地方

我在十字路口停下來，等你
希望你會跟上來，詢問

我再小聲告訴你
這裏是我生命轉彎的地方

很久了，我僅有的夢境遲緩地
自昏黃的櫥窗裏浮現——

你正飛快地奔跑，我跟在後面
撿拾你一路遺落的珠寶和首飾

把它們一一拋入相互撕扯的浪裏……
而月亮偌大地自海面昇起了

一朵雲飽蓄著月光沉降，和平地灑下銀色的雨水
你說：曾經一個小孩在那裏走失了……

是啊，我想：是你嘆息的潮水
掩去了他身後的足跡……

於是我們沉默著互道再見
你彷彿是遙遠的一道霓虹亮麗，在西門

鬧區複雜喧囂的巷弄裏，沉默著
我堅持，只是沉默不告訴你

曾經，我在生命轉彎的地方等你

音 聆

他說：從來，我只是寄宿。

他拒絕施捨。

我目送著，在出發的黎明

一如以往我悲傷著，束手望著

又一顆晨星的殞滅，呵，他不會知道

在以後的星圖上永遠

留有一塊黑暗。

以及黑暗裏的一支歌——

所有會發光的

都是孤獨的

城

之一：空中花園

(後來，我們終於就都能夠哭泣了)

當月亮仍舊自硝煙瀰漫的西天升起
稍微照清楚了一條滿佈隕石坑穴的道路
這時，我們又得開始跋涉

而混凝土還是最年輕的岩層
我們經過了太多相似的、鋼鐵構築的城市
如今都被巨大的葦類所佔據
(它們如何攝取能量呢?)
隔著磷火飛舞的市街我眺見人類
每一具屍骸都還保留著驚嚇的姿勢
和不解的表情

而撥開瞳仁只有一片黑暗遺留
像星沉的夜空罩下，悶氣的
令人絕望的夜霧離奇

之二：渴

在心象構圖的城裏，每一道門
後頭都預先藏好了，一把錯誤的鑰匙

今晚我好奇地走那些曠寂的
落鎖的工廠，一具具龐大的機件
如今悄無聲息地蜷伏在幽黑的艙底
像摘除了腦葉的獸
有高漲的性慾
和癱瘓的四肢

而一架喪失意識的機械人走來
摸索著問我：水呢，我好渴呀。
渴呀。我只留心起
它那對空調的玻璃光澤的瞳仁
異樣地泛著冷冷的淚水
接著我似乎聽到細微的爭吵
自周遭各種細小的金屬零件
光纖維和積體電路

(他們都因負荷過多的期待而死)
於是我輕輕地宣布：今夜
我們共同的夢，是去攻下一座天堂

遂集合了僅賸的位能
在啓動一架電梯。我看見我們擁擠的肉身
也像靈魂一般無聲地
和平地飛昇著

「守衛的天使也會使用雷達、生化戰劑
死光和核子彈頭嗎？」

不會的。也不會有光環和羽翼
而天堂嗎？樣子大概是像
飄在半空中的
一座歌舞的花園。我期待地說：
就像我們要去的頂樓

音 聆

各自堅持著，指責對方的過錯……
然後我終於小心地按下電梯
上到屋頂，眺望

而僅是一幅稍為怪異的風景罷了——
雲朵已被清除乾淨，一絲不賸
人工調節過的大氣裏鳥族卻都退化了羽翅；
一群失卻管制的飛行器在天際
若隱若現地，像蝗蟲的影子深深
罩住鋼鐵與合金層層覆蓋的大地——
如此纖塵不染的，精密消毒過的生態
任何生命的有機形式都無法存活

我倚住欄杆，不經意地
也把手圈成杯狀，舉向那遙遙的地平綫
以下的，那業已乾涸的
孕育生命的海洋——
像是在和記憶中的母親對飲。而我
卻只是在問：水呢，我好渴。